

为了盖章而盖章，集章打卡变味了吗

文化批评

高校图书馆借阅量下降 背后是阅读方式多元化

□ 黄帅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
实习生 张渝翎
记者 蒋肖斌

2023年12月的一天，初雪后的北京气温骤降，西单·THE NEW更新场的B1层却人头攒动，人们出行的热情似乎丝毫没有受影响。这里正在举办一场聚集了41家博物馆/文博机构，16家国风品牌/非遗摊主的“最中国·文博市集”。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买文创，还可以观赏文物真品，以及——盖章。

中国国家地理·中华遗产运营总监、该市策展人林少波介绍，市集线上预售就卖出门票约4000张，第一天现场售票900余张。盖章区尤为火爆，不仅现场大排长龙，连印章都由于不停按压，折损好几个，只能拿出备用章应急。

林少波回忆，有一个老奶奶活动还没开始就到了，从上午10点半一直盖到天黑；还有一个大爷专门拿了厚厚一沓A4空白纸来盖章，来了好几天。“早上活动准备时，我刚把印章摆出来，就有一群人‘扑’上来问我：‘您好，这些章是可以盖的吗？’”

近年来，盖章活动逐渐成为各类文化活动的标配。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主题特展，哈利·波特主题展……2023年下半年，伴随着店内主题展览的举办，PAGEONE书店各门店发起了一系列集章活动。适逢书店创办40周年，PAGEONE还推出了40周年限定章。潘家园礼物店自2022年便开始深耕集章打卡活动，文创团队已自主研发了搭配“潘家园印象集章手账本”“二十四节气集章册”等不同系列的印章，并推出集章活动。

记者日前来到北京前门大街探访，1个半小时便收集到26个免费章。很多店内的工作人员对集章早已习惯，甚至当记者刚刚走进某老字号时，还未开口，便有人指着一个桌子说：“章在那儿呢！”“我一看你拿着本，就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了。”

集章火热的同时，不少人为为了盖章而盖章，印章设计和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也引发大众争议。盖章为什么如此吸引人？为了集章而集章，集章打卡变味了吗？为了更好地发挥盖章的文化价值，我们应该怎么做？



2023年12月，集章爱好者在“最中国·文博市集”活动现场盖章。 活动方供图

集章火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努力经营生活

网友“熊小姐”每次去景区、看展览时，都会携带笔记本，为盖章做准备。现在她已经盖满了1个笔记本和两个小册子。她很喜欢北京万寿寺的印章，觉得它们“图案细腻，富有设计感”，“我是在一个展会上盖的，被印章种草后，专门去那里转了一下午”。

同样爱好盖章的还有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大学生玫瑰。2022年暑假，她和几个朋友去成都博物馆游玩，提前了解到馆内有不少印章且质量很好，玫瑰便准备了笔记本。她说：“网上能够查到馆内的印章总数，把它们集齐，很有成就感。”

旅游回来后，玫瑰在每个印章旁边都做了手账，用文字记录下盖章的时间、地点、同行人员等。对于文物章或博物馆章等，她还会在网上搜索文物信息，在空白处写明介绍性文字。在她看来，盖章是记录的一种方式，翻看盖章本能够帮助自己回忆当时游玩的细节。

如今，玫瑰的爱好已持续了约一年半，光是笔记本她就盖满了5本。在不断收集的过程中，她也总结出了自己的经验。比如，最开始她正反面一起盖，结果图案都透了，后

来她就只盖单面，也学会了布局，“盖的时候我就会想这一页我要写什么或贴什么，留出空地”。此外，她偏向于使用没有内页设计和插图的本，“这样盖章的时候就不用注意错开本上的图案，不需要想它和章是否搭配”。

在上海调研的佳佳也是集章的爱好者，她观察到很多人在集章的同时，还会把旅游的车票、门票贴在一起。她觉得，这是大家努力经营生活的一种体现。

在PAGEONE书店市场经理刘迪看来，如今盖章已逐渐成为活动的核心要素。“既丰富了活动中的互动设置，又有利于活动传播。”她认为，当下盖章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一特定时间的社交符号，是一场活动成本最低的宣传。

“从消费者心理的角度，集章和集邮票、藏书票、盲盒等是异曲同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杨越明认为，只要某种东西是成系列的，且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即有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人们就容易产生收集的意思。

杨越明分析，有的人集章是出于从众心理，有的人是为了通过“秀”印章进行自我表达，还有的人仅仅是为了打卡。“在社交平台发布集章照片，将‘集章’变为自己的人设，突出自我形象，也是不少人喜欢集章的原因之一。”

盖章成了第一触点，也是最后触点

盖章火热的同时，也引发大众争议：“人太多了”“想看文物、买文创挤不进去”……

“不再盖章！”2023年10月，“熊小姐”发帖宣布不再继续这一爱好。“我以前觉得盖章的意义在于记录。”而她现在看来，这一行为逐渐失去了意义，“某次博览会现场，只要有印章的展台都挤满了人。很多人只是为了盖章而盖章，对于会场实际在展览什么并不关心。”那天，“熊小姐”为了盖章排队近半个小时。

“最中国·文博市集”也面临这些困扰，为了给观众提供更好的观赏体验，林少波和同事在活动第二天便作了调整：将原本放在一起的文创和盖章区分开，从免费盖章改为加入部分消费章；线上停止售票，现场限量售卖，且限时进入；引导参与活动的机构有序盖章。

林少波认为，集章这一行为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了盖章排队几个小时确实很浪费时间。他希望大家不要为了盖章而盖章，而要在集章的同时，去了解印章的图案、博物馆背后的意义，“哪怕多了解一个知识点，也是值得的”。

“设置集章环节的初衷是将其作为消费者行为的起点，为活动的各个点位吸引更多人流。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时候盖章既是消费者的第一触点，也是最后触点。”据杨越明观察，很多人盖章就走，没有把时间或购买的行为扩大化。此外，由于盖章会占用部分服务资源，可能降低工作人员效率；有些活动现场集章人员过多，还容易造成拥堵，影响其他顾客的常态消费行为。

在刘迪看来，在活动中，尤其是展览中，盖章的动线设计很重要。她以店内的哈利·波特主题展为例，“展陈贯穿一楼、二楼共两层空间，我们特意将盖章处放在二楼展区附近。到店读者可以先踏实、纯粹地观赏一楼的展览，而后根据指引来到二楼较为开阔的展区完成盖章”。这样既保障了顾客的观展体验，又不会造成展区拥堵。

杨越明觉得，线下与线上结合的集章方式值得探索。2023年7月初，在大熊猫“萌兰”生日期间，北京动物园发布“萌兰”线上生日限定章，大众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云盘自行下载取用。“这种方式既低碳

环保，保留了印章的文化价值，还能在避免人群拥挤的同时，达到传播效果。”她说。

集章消费层层加码，文化价值更应被“看见”

记者观察到，不少活动同时设置了免费章和消费章，或加入关注账号才可盖章的规则。例如，故宫角楼咖啡共30余个印章，任意购买1杯咖啡可盖3个章，消费满88元可盖全部印章；未来邮局共4个印章，盖章需先关注公众号。

刘迪认为，免费章和消费章各有其转化效果，后者能直观地带动销售，前者则有助于制造新媒体传播长尾，“这种长尾对提高品牌曝光、吸引客流是一大助力”。

“熊小姐”能够接受消费章，但觉得这没有意义，“不过是一个图案而已”。玫瑰偶尔会消费，但如果没特别喜欢的文创产品，不会为了盖章而花钱。她曾遇到过一个活动，在同时满足消费和关注社账号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能盖到一部分章，如果想盖更精美的套色章，还得单独花钱。她希望盖章活动能够更加规范，减少层层加码的行为。

“通过免费章和消费章让消费者群体区分化，本身无可厚非，但二者之间的差别有限。”杨越明表示，消费章可能会有一定的增值空间，但也会造成消费者的反感。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章本身的文化价值和潜在的文化传播力。刘迪期待日后集章能与活动内容进行更深度结合，“不论是印章图案的设计还是盖章这一行为，都与内容本身强关联，甚至能够帮助活动参与者加深对活动内容、展览设计的理解”。

“有的人只专注于盖章这一行为，而有的章本身的设计感有限。”杨越明希望未来印章能够更有设计感和创新度，“将它们当作一个独特的衍生品来看待，凸显印章本身的收藏价值。”

“从整体来说，我对于集章活动持乐观的态度。”杨越明说，它让人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走出来，和现实产生关联。

她认为，集章过于火热，让活动本末倒置，是文化传播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随着一个人对于文化资源接触的增多，他的行为可能不再局限于集章，而是变为购买文创衍生品、参加研学活动等，其中的衍生空间很大”。

（受访学者要求，玫瑰和佳佳化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纪录电影《烟火人间》于1月13日在全国上映。这是一部由509位普通人“共同主演”的电影，摄影师在这部片中“失业”，因为800多段原始影像素材，来自某短视频平台，出自509位“主演”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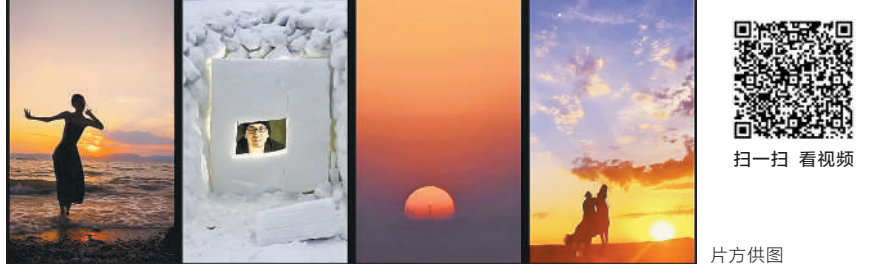
片中，牧民和自家养的羊“人羊抢食”，种水稻的农民对着满目丰收稻田戏称“这是我打下的江山”，卡车司机在发动机里煮鸡蛋，建筑工人在工地上表演“体操单杠”，挖掘机司机操纵机器控制手机按键……由衣食住行到过年回家，共同构成千千万万当代中国人的真切写照。

“小人物”在此时此刻成为影院主角，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与观众交流时，《烟火人间》导演孙虹经常被问到两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要去电影院刷一个82分钟的“短视频”？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孙虹觉得，这要从故事的开始讲起。

《2019年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纪录片正进入“网生时代”，呈现出产业格局上的“融媒体”，生产创作上的“网络化”，内容形态上的“网感化”，观看受众上的“年轻化”相结合的特质。《烟火人间》即创作于该时期。

“影片启动了2018年年底，那是短视频全面‘入侵’生活的开始，这同时改变了纪录片的生产方式。我们发现，‘老铁’们拍摄的东西比专业纪录片人拍摄的更加真实。”孙虹和她的伙伴开始思考，当纪实影像从稀缺到过剩，记录片人还能做什么？去记录一个时代的变迁是纪录片的“本职”，但如果由创作者去拍一个人如何

为什么要去电影院刷82分钟“短视频”



拍短视频，依然是一个传统的“他者”视角。“让作者的思维再后退一些，让已经存在的充满了主动性的影像再往前一步，让纪录片比真实更加真实。”孙虹坦言，这是一次充满了实验性的创作，别说能不能成为院线电影，就连能不能成为一部长篇纪录片，都是未知数。

唯一可参考的是美国纪录片《浮生一日》，该片以2010年7月24日作为一个特殊的日子，记录了这一天之内世界各个角落正在发生的故事。但该片是由导演“约稿”，邀请全世界网民用摄像机记录这一天的生活琐事，等于先有主题与结构，网民来“命题作文”。而《烟火人间》“解放”得更加彻底，网民的海量视频已在眼前，接下来，导演你看怎么办吧。

这群年轻的纪录片人大概没想到，刷短视频会成为工作。每条短视频不到1分钟，内容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总之看上去不太理想。

短视频平台上的素材应有尽有，理论上可以随便定主题。但团队仔细观察后发现，并非如此，影像与现实并非一一对应。“我们曾经想过讲述人的一生，从童年、青年、壮年到老年，但发现有些阶段是缺失的。”孙虹说。

十几天人花了几个月刷了海量短视频后，发现平台上有各种职业的人，他们的生活超出你的想象。你可能知道建筑工人，但不知道“搬砖小伟”因为日复一日辛苦工作，收获了比健身教练都厉害的身材，也不知道工地塔吊上的女工是如何吃饭的。而这些略带“猎奇”的视频，最终又不约而同地指向普通人的幸福。

“这些民间自我记录的影像有一种特殊魅力，能让观众用他们的眼光去看世界，同时也让观众看到，这些可能被忽略的人群，拥有鲜活的生活。所以当我们做片子的时候，希望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建立联系，回到温暖的熟人社会，那

‘衣食住行’与‘家’就是最大公约数。”孙虹说。

《烟火人间》有一句有趣的slogan——横竖都是电影。听上去很有趣，但如何把竖屏横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难题——因为手机观看的方式，短视频大部分是竖屏拍摄，而银幕是横屏的。孙虹回忆，当时团队成员张琳最先提出，一些艺术展上的影像是以竖屏形式展示，会有人与人对面的效果，而且可以把几块屏幕拼接起来，在视觉与逻辑上互相关联。

“起初是不得已，但尝试后发现，这诞生了一种新的视听语言。我们以前说蒙太奇，是通过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切换来构成叙事，但现在同一个镜头里，就有5个时空，5个时空之间可以构成一个意义。”孙虹说。其中一个镜头，左边一屏是一群鸭子往前跑，中间一屏则是赶着上班的打工仔，人和鸭子在这一刻拥有同样的焦虑与速度。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曾在一个主题为“从摄影机到手机，电影还有未来吗”的节目中，拿《烟火人间》举例。“纺织女工、建筑工人、货车司机，这些人群的短视频影像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当它们被剪辑到这部影片中的时候，就构成了一个短视频平台不太可能展现出来的主题——劳动物质生产重新坐落到一个大的社会结构当中。”

比如，纱厂女工的工作环境没有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深夜，话剧落幕，一场雨落在寂静的赣南老城中。走出“会剧场”的每个观众，人手一只热腾腾的肉包子，撑伞踏上归途。

按照赖声川多年来的惯例，《宝岛一村》每一场演完都会给观众发包子——包子是这部话剧的重要意象。而此次的包子，是赖声川祖籍地的乡亲们做的，意义格外特殊。

2024年元旦刚过，《宝岛一村》专属版第100场，在会昌戏剧小镇暨会昌戏剧季001启幕当晚上演。

《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如梦之梦》《宝岛一村》……著名华人戏剧家赖声川的40余部戏剧作品影响遍及华语世界。

江西会昌是赖声川父亲的故乡。1947年，赖声川的父亲离家谋生远赴重洋，却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20世纪90年代，赖声川和哥哥开始了回乡寻亲之路。在给家乡的信中，赖声川写道：“我们打开了一扇朦胧的窗，从此不再是一棵没有根的树。”

2015年起，赖声川及其团队每年都会带着作品到会昌演出。再后来，赖声川以会昌的赖家老屋为起点，在这个滋养了几代优秀人才的地方重新规划老屋周边区域，建立了会昌戏剧小镇。

人物

赖声川：在戏剧小镇，做一场社会实验

赖声川想做一个社会实验，这可能要10年的时间。“看艺术对于会昌这样一个小镇，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尤其是带给会昌的年轻人什么样的变化？”

“改变”这个词，是属于漫长时间轴的，意义镌刻于未来。但一些发光的时刻，已然让人深感欣慰。

在会昌戏剧小镇，有一所引人注目的“和声戏剧技术学院”，里面还有学生宿舍和教师宿舍。

和声戏剧技术学院是国内首度开创的专业剧场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学院开设全面的剧场技术课程，建造国际标准的置景、服装实践基地，旨在培养专业的剧场技术人员。

江西会昌曾是诗礼传家的文化老镇，小镇内两棵300余年树龄的古榕树——智榕、慧榕，撑起硕大的树荫，见证着此地丰沛的文脉；近千米的南宋古城墙守护着小镇安宁，千百年来的人文迁徙和留驻形成独特的客家文化，宋、元、明、清时期的古宅、铭文砖记录着往日尘烟。

会昌戏剧小镇在保留老城区街区风貌的前提下，改造了4座功能不同的会剧场、实验剧场、园林剧场与排练厅，可以容纳国际化、多元化的演出。

“会剧场”由当地老印刷厂改建而成，空间不算大，共有338个座位。通常300人以下被称为小剧场，所以这座会剧场顶多算“中剧场”。“会剧场”这个名字，既指会昌，又有相会之意。

会昌戏剧季001期间，由会昌县采茶歌舞剧院带来的《暗恋桃花源》采茶歌舞版，结合了当地著名的客家采茶戏，为这部38年的作品再添新颜；服装设计黄薇在小镇的三江步桥桥上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T台秀，在山影与潺潺水间上演时尚盛宴。

赖声川说：“文化创意产业不是盖一座剧院就能达到的，要细细地，慢慢地培养，要从本地培养。”

从赖声川之前的创作来看，他似乎很擅长把自己工作、生活的空间周遭，改造成天然的“剧场”。

2023年，乌镇戏剧节刚过完“10岁生日”。作为乌镇戏剧节发起人，赖声川索性把自己工作室门前这条长长的巷弄变成了演绎戏剧的空间。

赖声川戏剧生涯中的第41部剧作《长巷》，演出场所设于乌镇西栅内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弄堂——洪昌弄及巷弄东侧的沈家戏园。《长巷》一老一少两位主演构成一一生的两个阶段，以及往来于二人间的少女、小丑、打更人、乐手等角色，以大量幽默又充满哲思的对白编织出一篇不可复制的关于时间、生命的诗篇。

赖声川说，在《长巷》中，他写了很多30岁的自己不会写、不敢写的东西。在一个比较梦境的状态中，甚至在一个最不可能做戏的环境中——在一个81.5米长，1.5米宽的空间里挑战创作。



赖声川 主办方供图

“每个地方都有历史，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巷子与房子的丰富历史，借用历史和空间打造一座房子，而不是一个旅游作品。长巷本身是一种比喻，比喻人生。”

2024年新年，赖声川也为会昌戏剧小镇带来了专门创作的全新作品《镜花水月》，在由宗祠修葺而成的园林剧场的室外和室内空间上演。他透露，《镜花水月》观众席的老藤椅、木椅，都收集自当地人家。“这些椅子都是当地手很巧的人编织的，一坐可能就是几十年。”

心中是不一样的存在。

赖声川笑言，会昌戏剧小镇真的很小，只有乌镇1/15的面积，这里的水系和乌镇的也不一样，“自古这两个地方的气质就不同，所以也不可能做成一样”。会昌戏剧小镇不是一个戏剧节，他的愿望是这里全年一直都有演出，人们可以来旅行，也可以来看戏。

“会昌和乌镇不一样，乌镇还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但这个小镇就真的叫戏剧小镇。这里的很多景观直接就会成为戏剧里面的布景，比如前几天我们看到《镜花水月》这部戏的彩排，我就在感慨：这是虚构的故事，但都是真实的墙。”

会昌戏剧小镇不设门票，每一天，当地居民挤满了戏剧小镇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午后围坐在露天广场里看戏，还是日落黄昏时分在城墙上漫步，戏剧悄悄融入生活的河流。

赖声川说，其实在戏剧季开幕前一晚彩排《宝岛一村》时，当地观众的专注状态已令他“感动得要命”。

“这个戏我已经看过几百遍了，照理说应该没什么好感动啊！但是在会昌演，演给300多人看——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看过戏剧表演，但他们从头一直看到尾，没有离开位置。”赖声川感慨，直到这一晚过后，300多人已经被戏剧感染了。

他笃信，“戏剧的力量是有的”。